

吳 晨

個人簡介

WU Chen, Mphi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She received both BA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5) and MA in TV and Film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8)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She loves watching and criticizing films, with the concer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ersonal feelings. You can find these amateur thoughts about or more about films in her blog: <http://savemycolor.spaces.live.com/>.

家園，抵抗與順從

——《阿凡達》和《三峽好人》中的
現代化進程與人的身份迷失

《阿凡達》，潘多拉星球上納威人與天空人的武力抵抗。

《三峽好人》，淹沒的古城上山西方言與四川方言的順從掙扎。

當強勢文化以暴力之姿，徹底更新了山川、樹木甚至一整個族群時，抵抗，或是順從，揭開了對現代化歷程的又一輪反思。

納威人和三峽移民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與自己的家園和歷史，與新的文化霸主對話。一個簡單而理想，結束於新的開始中，幸福如鮮豔的藍色般炫目；另一個無奈并酸楚，將接下來的命運懸掛在未知的鋼索上。拍攝於2009年的《阿凡達》和拍攝於2006年的《三峽好人》從不同的視角觀測了文化疾速更迭中的家園圖景。

《阿凡達》：被抵抗的先進文明

《火星玩轉地球》，1996；《獨立日》，1996；《黑衣人》，1997；《第九區》，2009；《阿凡達》，2009……

好萊塢電影工業從來沒有吝惜過力量，來實現它對於外星人的想像。那些坐著宇宙飛船飛來地球橫行霸道的各種怪異外太空生物，最大化的具象了電影的想像力。在這些對於外太空來客的想像中，從上世紀末至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尾，一個明顯的趨勢正在形成：作為主體的地球人，從應對科技和武器都比自己先進幾個世代的外太空侵略者（《火星玩轉地球》、《獨立日》），逐漸轉化成了與外太空生物作為公民平等生存（《黑衣人》），再至處理比自己文明程度低等的外太空生物（《第九區》、《阿凡達》），「外星人」作為客體，在好萊塢的想像中從駕駛著飛船和武器的令人恐懼的侵略者，變成了被地球人魚肉，甚至乞討地球人助其實現現代化生存權的原始生物。

這一趨勢呼應了近年來美國主流思潮的演變。在911之前，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始終以人類領袖之姿立足國際舞臺。這一領袖的地位也一直被描述為對待更加強大的侵略者（外星人）時的首領。而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慘痛經歷，令美國人開始反思自己一貫信奉的價值觀輸出模式。在電影《阿凡達》中，地球人甚至直接被描述成了作為客體的「天空人」（外星人），去侵略作為主體的外星人（納威人）。

在《阿凡達》這個籌備了12年之久的故事中，現實世界中的地球人第一次看到了美國人對自己全球戰略的反省與批判。來自地球的「天空人」毫不掩飾自己對資源的貪婪，也並未放棄所謂「人性化」的現代性輸出模式——蓋醫院、公路、學校。無所不能的人類，無懼充滿毒氣的空氣，衝破的語言的阻礙，軟硬兼施的與當地的土著斡旋。《阿凡達》通過現代文明的高傲，來喚起觀眾對「現代化=進化」的固有思維模式的思考。當象徵力量與理性的機械文明終於脫下「人性」的虛偽外衣，毫不吝惜的推翻

納威人與祖先的聯繫之樹時，影院中的觀眾燃起這高傲的「高級文明」的無限憤怒。

以理想主義著稱的卡梅隆導演，以一個同樣理想化的英雄主義的故事解決了先進文明企圖更新泥土文明所帶來的衝突。他令故事的男主人公傑克，帶領納威人通過最原始的方式，甚至召集了潘多拉的全部野獸和動物，飛機大炮進行頑強的抵抗。納威人心懷對本土神秘主義的崇拜，對自然文明的信仰，講所謂先進文明徹底擊敗，並將戰俘「天空人」送回了老家，從此徹底與現代文明決裂。

關於現代化進程的討論一直都沒有停過。《阿凡達》略顯任性的將現代化與專制聯繫在一起，引發了觀者對自己「先進文明」的反思，和對所謂「泥土文明」的重新認知。在這一語境下，我們往往會「現實」的提出一個問題：現代化不好嗎？如果納威人沒有拒絕現代化，他們後來的故事會怎樣？

一部記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電影《三峽好人》，或許可以從這一視角描述一種可能。電影中，傑克在每日與自己的納威人身體聯繫的體驗中，一度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錯亂，不知道地球人、納威人，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哪一個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園。而在中國導演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中，這種身份的錯亂被散放到每一個人物身上。傑克是幸運的。因為他明確的選擇了新的身份，並因此獲得了新的家園，是最美好理想的結局。而在三峽，《三峽好人》放大了這一現代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痛楚，暗示了在現實世界中，這樣的選擇並不能通向幸福。

《三峽好人》：主體與客體的身份迷失

相較于《阿凡達》中與現代性的徹底決裂，放映與2006年的《三峽好人》更像是《阿凡達》另一個結局的後轉。

被稱作人類文明奇跡的三峽工程，有如「天空人」駕駛的飛

機一般，從天而降在這個2000多年歷史的古城上。依戀家園的當地居民，在每日不停上漲的水位線下，像逃離一般匆匆離開他們的土地、山川、江水，選擇新的可移民的地方。那些被拆的七零八落的房子幻化成太空飛船，就像移民離開家園一樣，點火飛離地球。全部的歷史和記憶也好像如此被連根拔起，淹沒平靜的江水裡。

在這個大興土木的三峽，彙集了等待移民的本地人，來此打工的外地人，和藉此歷史契機尋求發展的商人，乘著長江上每天來來往往的客船，進進出出。這一天，來了一男一女兩個山西人。他們一個找自己當年買回家，生了孩子又逃走的老婆，一個找來此闖蕩，失去音信兩年的丈夫。電影記述了這樣兩個互不相關的三峽的客人，在三峽尋找，又迷失的故事。

這部無視票房的文藝片在上映之時，人們花了大量的篇幅，討論電影所映射的歷史湮沒的無奈，和人們在這歷史進程中遭受的殘酷命運的淡淡憂傷。而今，在《阿凡達》帶出的現代性思考下重溫這部電影時，電影所描述出的各個角色對主體和客體身份的錯亂，不禁令人更加唏噓。

電影的第一個長鏡頭，就在講述這個關於主體與客體的母題。山西人韓三明坐著客船，和一群講著各種方言的船客一起靠岸。同一時刻，另一艘載著當地的「主人」開往崇明的移民客船正在準備出發。在這樣一個陳舊的歷史古跡被迅速拆平，堅硬閃耀的鋼鐵大橋被凌空架起的地方，主人和客人的身份，每一天都在互換。原本的人一批一批的離開，準備前往新的家園；外來的人一個又一個留下，成為新的主人。

找不到妻子的韓三明決定留下打工，並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拆房子的苦力工作。在新的生活中，他結識了越來越多比他更「主人」的朋友，並托各種關係幫助他尋找妻子。

相比貧窮的韓三明，優雅的城市人沈紅要聰明的多。她只留給自己二天一夜的時間去尋找丈夫。她先是去了丈夫曾經的工作單位，無果。接著，她查到了僅僅見過一面的丈夫的戰友的工作

單位，并直接找到了那位戰友，托他帶她尋找丈夫。通過他們曾經去過的地方，以及人們對丈夫的描述，沈紅清楚的明白，丈夫已經在這裡安了家。相對於大批窮苦的本地人，象徵著城市文明的丈夫，顯然比原本的居民更適合這個新的三峽。她和丈夫，客人與主人，簡單快捷的劃清了界線，然後叮囑一句：「有時間回來辦個手續。」，就沉默的離開了。」有時間回來辦個手續」，似乎宣告了丈夫「客人」的身份，但觀眾和沈紅都清楚，那個丈夫，三峽的新主人，再也回不去山西了，儘管那裡本應是屬於他的家園。

並不是每個追逐家園的人都能夠得到滿足。沈紅用了不到二天的時間認清了情勢。而韓三明則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才終於找到了曾經的妻子。回到自己家鄉的妻子么妹兒，已經為自己「年輕」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成為了一個回歸故鄉的徹底的失敗者。韓三明在和么妹兒的新的監護人簡單溝通後，決然決定回家一年，攢夠錢，再來贖回么妹兒。臨走時，他把在三峽一起打工的兄弟們都帶走了，因為三峽的房子已經拆完了，本來的主人再也沒有生存之道，只能客走他鄉，另謀生路。主人和客人的身份，在又一輪的出走和回歸中，繼續迷失。

《阿凡達》是理想的。《三峽好人》是現實的。在今天這樣一個迅速「現代化」的中國，中國人正在「高速」的發展下，高速的與歷史，與土地，與山川決裂。在這樣的決裂中，大批的中國人在多年的移民生涯中失去了對自己「主人」或「客人」的認知。這些迷失的中國人遠沒有阿凡達中的「天空人」那樣幸運。因為「天空人」在戰敗後至少可以被遣送回地球，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和家鄉卻被永遠的埋在了水裡。

《阿凡達》與《三峽好人》，兩部截然不同的電影在諸多方面都有雷同的構思。比如他們都用機器和城市化來代表先進的文明，都用神秘的歷史和自然風光來象徵被殖民族群的文化特性，都使用了「外太空來客的離去」這個意象，都對這種有如天外來客一般的強勢的機器文明表達了反感。

然而，他們都沒能給現代化進程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在《阿凡達》中，納威人通過與現代化的抵抗勝利與現代化決裂。而在《三峽好人》裡，人們只能對埋葬的記憶默默哀傷。而我們並不能在真實的世界裡放任先進文明的侵襲而做出兩種選擇中的任何一種。

凌空而降的先進文明無處不在：當民主國家通過武力推到他們心中的專制政府并著力在當地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的時候；當富可敵國的財團資助沙漠地帶建設公路并聲稱要擁有新公路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時候；當高樓大廈建立在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的時候；當一個又一個希望小學被建起，所有少數民族的小孩被要求講同一種語言的時候……我們不厭其煩的看到先進文化以「現代化」和「人本主義」的美名一廂情願的強勢進取，以及被現代化的人們身份的不斷迷失。家園固在，而自己已不是主人。變為新主人的客人，卻再也回不到他來的地方。

或許我們只能說，與自然和記憶陌生的文化，即使它再先進，也是無情的。儘管我們無法拒絕它。

作家評語

林沛理：這是一篇有「批判性想像力」(critical imagination)的評論：將《阿凡達》與《三峽好人》放在同一個天秤上等量齊觀違反大多數人的直覺(counter-intuitive)。作者這樣做，且能自圓其說，足證他是一個懂得逆向思維的人；而一個評論人必然也是一個逆向思維者(A critic is a contrarian by nature and by definition)。只是作者對家園價值的反省可以更深刻：比方說，一個買回來的妻子所代表的是甚麼價值，失去和尋找一個買回來的妻子又代表甚麼？

獲獎感言

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城市文學創作獎」不僅僅是一個提供獎金的比賽，更是一個讓我們在香港這個如精密儀器告訴運轉的城市中，靜下心來欣賞藝術，反思文化的機會。

當今的大學已經日益淪為職業教育場所，而忽視對學生的思想啟蒙。從大學畢業的學生，或許都擁有極強的數字計算能力，或是翻譯能力，可以作為一個優秀的打工者為企業創造利潤，但是少有學生可以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人，去思考和反擊我們所處的環境。特別是在當下，大多數情況下，藝術僅僅剩下了娛樂功能，成為現代都市生活的點綴，變得可有可無。

這樣一個鼓勵年輕人通過創作來認識和思考生活的機會，就越發的彌足珍貴。明年我將失去參與「城大文學創作獎」的機會，但是這次經驗為我帶來的難得的體驗，我將銘記於心。因此，特別要感謝這個比賽的組織策劃人員的辛勞，感謝各位帶給我這次難得的感動。